

歷史與空間

放眼江南說南京

文：王兆貴

南京的各方面都顯示出大氣和包容。 新華社



「刺兒嘎，拉大鋸，拉倒姥姥門前大槐樹。破到板，做到船，載着寶寶上江南……」在我膠東老家，這首兒歌不知傳了多少輩，上世紀七十年代前出生的人，沒有不知道這首兒歌的。說是歌，卻沒有曲調，也不是哼唱，而是像順口溜一樣有板有眼地念叨。其中的「寶寶」，泛指乳名，可以隨機替換，長輩唱給誰聽，就用誰的乳名。

於今想來，那時的「江南」二字，在我們這些小孩子的心裡，就像《天方夜譚》裡的「天方」一樣，朦朧，飄渺，遙遠。念叨兒歌給我們聽的長輩們，有幾個是「闖關東」回來的，卻很少有人到過江南，大家都說不清江南是什麼樣的。好在家家戶戶都掛畫，畫中的江南，多半有波光粼粼的水面，悠悠的小船，船上有搖槳的蓑翁，岸邊有飄拂的楊柳，柳下有犄角彎曲的黑水牛。除此之外，我對江南一無所知。

十多年後，兒時的夢境，被響徹江面的汽笛聲驚醒了，變成了坦坦蕩蕩的現實。長江水面之闊，港灣帆桅之盛，江岸轉運之忙，讓我目不暇接。在帶兵幹部的引領下，我們一行六十多個小伙子，坐了卡車換火車，坐了大船換小船，曉行夜宿，水陸兼程，來到了水網密布的揚州里下河地區，開始了嚴肅緊張的軍營生活。感覺上，這裡的風土人情酷似電影《柳堡的故事》。一打聽，果不其然，距軍營不遠的寶應縣有個叫留寶頭的地方，就是故事的發生地。現今的柳堡鎮，正是因電影的流行而得名。這裡水多，船多，碼頭多，蘆葦蕩多，卻不像老畫畫中的江南那樣古樸，那樣閒適。

軍旅生涯的最大特色是動態，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不過三四年時間，我便跨過長江，來到六朝古都南京，算是真正走進了江南，至今算來已逾40年。來到南京之後方知，所謂的江南是很難界定的。從區域上說，江南就是長江之南，而位於長江之南的省份多達十幾個，其中有大半是不被看作江南的。在地理學者、氣象學者、物候學者、民俗學者、方言學者和文化學者那裡，也各有各的劃分。江浙滬揚地區可以稱為江南，湖湘閩贛地區亦可稱作江南。

即便在文人墨客眼中，江南的概念也不盡相同。古往今來，描寫江南風情的詩文不知有幾多，單是以江南為題的名篇，一時也難以備述。江南好、望江南、憶江南、夢江南等，已沿襲並固化為曲牌名，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溫庭筠、蘇東坡、周邦彥、李後主等等，都曾有讚美江南的名篇流傳後世。在李白的吟哦中，江南的景致離不開江浙皖一帶。杜甫《江南逢李龜年》，地點是在長沙。「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白居易在杭州做過刺史，他所思念的江南，當在杭州及其周邊。而在杜牧的詩中，長江之南的金陵是江南，長江之北的揚州也是江南。「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韋莊筆下的江南直指南京，他避亂的地方包括金陵、潤州、婺州等地。宋代虞集之名，知之者不多，可他那句「杏花春雨江南」卻名滿天下。其實，有杏花春雨的地方又何止是江南呢？《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自稱是江南徐州人，讓人大惑不解。查考之後方知，他所說的徐州，是南徐州，即古之丹陽，今之鎮江也。

細說起來，江南之稱的辨析，在於廣義和狹義之分，或者說，在於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之分。據有人考證，江南一詞，在先秦時期就有了，如屈原《九章》詩云：「日暉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到了漢代，江南的稱呼已開始正式入典。漢樂府中因有「江南可採蓮」起興，後來就以《江南》為篇名。及至六朝時期，江南一詞的使用愈益廣泛。南朝齊謝朓的入朝曲，一上來就唱道「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謝朓在宣城做過太守，且大部分詩篇是在宣城寫就的，因而被稱作「謝宣城」。以宣紙聞名的宣城，在安徽東南部，緊靠江浙兩省。可見，他眼中的江南也是在江浙皖地區。唐貞觀年間，曾將天下置為十道，其中就有江南道，後來又分為東道、西道。江南東道所轄地域，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江浙皖地區，也就是長江三角洲地區，這是狹義的江南。江南文化起源於吳越，發散於周邊。其中心究竟是在南京、蘇州、杭州，還是別的地方，其實並不重要，因為它只是一個象徵傳統文化的符號，與其明確其地理位置，不如明晰其文化基因。

在南京這麼多年，感受最大的是它的大氣與包容。蘇州、杭州及其周邊古鎮，我也曾流連過時日，但感覺上與南京不同。從風光景物上說，在周莊、同里、甬直、西塘、南潯等古鎮，粉牆黛瓦青石街、小橋流水烏篷船、頭巾圍裙藍花布、旗袍團扇油紙傘，幾乎到處可見，其園林也盡顯小巧別致、幽雅閒適之美。這些景致雖然在南京的偏僻街區也偶爾得見，但從總體上看，南京的古蹟和園林格局比較大氣。如孝陵衛、秦淮河、玄武湖、夫子廟、西花園、江寧織造府乃至中山陵、雨花台等，不僅佔地面積大，而且視野開闊，氣勢宏偉。

從人文形態上說，南京雖說也屬江南文化圈，但在言談舉止、民俗個性方面，同吳儂軟語、儒雅個儻的江南古風相距較遠。南京人較之蘇杭地區的人雖然顯得有些粗獷，但風格和氣質還是非常大度的。南京的地理位置，說南不南、說北不北，卻能兼容南北。無論你是來自長江以南，還是長江以北，乃至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南京人都不歧視，一律歡迎。

身在江南，卻不似江南，這是個問題，而且近乎悖論。想想去，大概還得回到「金陵帝王州」這句詩上。讀金陵是帝王州的其實不止謝朓一人。諸葛亮評說：「鍾山龍蟠，石頭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庾信賦曰：「昔之虎踞龍盤，加以黃旗紫氣。」李白詩云：「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民間的傳言，則出自風水大師，就是說南京這地方有帝王氣。由此人們推論，南京的口音和民性與帝王有關，更直接一點說，與當年統治南京的朱元璋有關。有人說，南京方言與皖北土話相近，並進一步考證說，朱元璋把家鄉鳳陽的土話帶到了南京，與南京方言雜糅在一起，形成了「藍青官話」，也就是當年的普通話。歸結起來，就是因為帝王之都的大氣，浸染而成了南京人代代相傳的大氣。當然，這不過只是一種說法而已。

字裡行間

文：黃仲鳴

錢鍾書評陳寅恪

被批口沒遮攔、尖酸刻薄、評人不留餘地的錢鍾書，近日被我勾出幾條他評人的「金言金語」。語見汪榮祖的新書《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二〇一四年六月）。其中，對陳寅恪更是「不留情面」。

汪榮祖與錢鍾書是忘年交，除書信往還外，還先後四次得晤錢老，論書談人，不亦樂乎，這四次，都有齒及陳寅恪。

第一次，一九八一年，執教美國大學的汪榮祖，獲美國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會的資助，遠飛北京，七月六日抽空登陸錢府。時錢已年逾古稀，談興仍濃，開腔評陳寅恪：「陳先生學問之博實，無可質疑，然思想上是否通卓，方法上與記誦上是否有缺失，文筆是否濼雅，自有公論，不容曲筆。陳先生通外國語至多，而與外國文史哲鉅著，似未能通解，如在《柳如是別傳》中說，牧齋以柳為「柏拉圖理想」，即因未盡解柏氏之書故。」

錢鍾書之意是，陳寅恪未熟讀摸透柏拉圖，其後笑說：「別謂頗有可商榷處，傳主乃『柳如是』，而非柳如是也。」

同年十月十九日，汪榮祖又飛北京，登錢府。錢鍾書又談到陳寅恪，先批其父：「渠老太爺三立大有詩名，然除特有的高亢之氣外，可取之處無多。」繼而批陳之「以詩證史」：「陳先生混文於史，實有違文學意趣，其讀《會真記》以自傳考論之，尤違文學基本理論所謂fictionality。」

越五年，即一九八六年，汪榮祖趁飛杭州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七月六日赴北京，八日晤錢，「又談到陳寅恪，錢先生說，陳氏如『eternal refugee』（永遠的避難者），對共產黨固然疑懼，對國民黨則『despise feel disgusted』，渠自身亦有矛盾，如治學崇漢學，卻尊宋學。……陳先生寫《論韓愈》

似有糾偏微意，惟推韓過甚，反授人以柄。」汪復指：「陳先生晚年無人可談，故頹柳如是之才學，若有所彌補，斯乃其痛苦癡結之所在。」又說：「陳氏詩集中許多錯、缺字亦由錢先生補訂。……錢先生尊陳先生其人，愛其詩，而於其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則有如冰炭。」既讀又彈，此真錢鍾書本色也。但陳寅恪晚年「無人可談」，才與柳如是「對話」，作為「彌補」。是耶？非耶？高人請賜教，以證錢之語。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汪榮祖又到北京，這是最後一次見錢鍾書。這次，錢已沒甚可說，只重複前言：「陳先生不喜共產黨，瞧不起國民黨，既有遺少味，又不喜清政府，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其後月旦評魯、蔡：「魯迅與蔡元培之品德皆不足取，若魯迅姘婦成為弟媳，而蔡乃一官僚耳。」

這些評語，必惹來不少爭論。話說回頭，汪榮祖此書值得一看。內篇寫錢先生的生活世界，外篇寫其學術世界。雖是學術著作，但行文頗佻脫，讀之如沐春風。



雖是學術著作，但行文頗佻脫，讀之甚爽。 作者提供

詩意偶拾

文：趙德龍

第一代黃埔女軍官的四大女傑（上）

——獻給抗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紅軍第一位女司令——胡筠

在抗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碩果裡
寫下您的忠魂
請英靈像遊子一樣託付春風
我是晚輩後生 淚水潔淨而真誠
寫您的文字有了脊樑 肝膽 芳香

彭德懷為您豎起的拇指立在歷史的蒼穹
讚揚您的堅定 勇敢 難得的女將軍
右手詩書文采逼人 左手神槍名震黃埔軍營
1926年您發出吼聲 闖進湖北敵營

您是黨的好兒女
黃埔的智慧運籌帷幄在湘鄂贛的萬山叢
打土豪 分田地
平江工農革命軍在您的手中誕生
英勇善戰 紀律嚴明
群眾對您的隊伍有着親人一樣的呼聲
您36年的人生 像流星畫過天空
光輝駐足 書寫永恆

日寇羞愧害怕的一塊鐵——趙一曼

日寇的刑訊主兇說
您就是一塊鐵
在70年後的今天
說起您的名字
整個亞洲的耳膜依舊會
作響鏗鏘

您是中華民族共有的元素
硝煙散去
每年的青草都會馭着您的一縷忠魂
馳回大地

1934年您和趙尚志合稱「哈東二趙」
是日寇眼中最怕最疼的釘子
給您的刑訊手段 每一項都慘絕人寰
子彈擊穿的大腿骨碎成24片
您的人格依舊比他們的神山還高 還穩
武士道精神在您面前 像秋後枯倒的草

文：文雪梅

父親的短信

父親的手機壞了，接不到電話，也打不出去，拿去修理要三百多元。要知道，父親的手機是弟弟交電話費時贈送的一款舊式手機，都用了好多年了，現在最多值一百多元。於是，我就把自己閒置不用的一部智能手機送給了父親。

拿着我送的手機，父親喜不自勝，坐在沙發上，低頭小心翼翼地點着屏幕，一副聚精會神的樣子。過了一會兒，有電話來了，父親接通後卻說：「對不起，打錯了。」原來，父親根本就不會使用這新玩意兒，撥來撥去，一不小心就撥通了別人的電話。於是，我坐在一旁，一邊給父親講解使用方法，一邊在手機上演示操作。父親像個學生一樣，聽得津津有味，不懂的地方還不忘問我。就是這樣，父親對這部手機愛不釋手，配了專用的手機套帶在身上，走到哪裡，逢人就炫耀：「這是我

女兒買的，牌子手機，智能手寫，不錯！」

那一天，我無意中收到一條父親發來的短信，打開一看，卻一個字也沒有。那時我正忙手頭的工作，也沒有時間理會，心想一定是父親不會用手機，按錯鍵了。晚上，又收到父親的短信，只見上面寫着個「一」字。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呢？於是，打電話過去問父親。電話中，父親笑呵呵地說：「不會用，不知怎麼就發去了呀，我也不知道的。」隨後，我和父親在電話中間談了幾句就匆匆掛斷了。

周末回家，和母親聊天，提起父親因不會用手機而發來的信息時，我提出要給父親的手機設置一個鍵盤鎖，這樣就能防止電話自動撥出或者亂發短信了。可是，母親卻笑着告訴我，那些短信是

父親故意發出去的，他知道我工作忙，怕打擾我，就發了空白短信，當然是希望能收到我的回信，哪怕是一個字沒寫也行，但是，卻沒有。母親說着，眼裡泛着點點淚花。

看着母親額頭的皺紋和兩鬢的白髮，我的眼前浮現出這樣的情景：鄉下的老屋裡，二老寂寞地拿着手機，試探着給自己的女兒編寫信息，想把問候和思念送給女兒，發出去後，又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回信。然而，現實讓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即使他們的女兒正無所事事地和朋友用手機聊天，也不曾想到給父母發一條短信，哪怕是轉來的也沒有。

我想着，內心一陣愧疚。心說，以後哪怕再忙也要記得及時和父母聯絡，讓他們的爱不再擱淺。而對我來說，能給父母打電話、發短信，何嘗不是一種幸福！

豆棚閒話

文：吳翼民

白蘭花

最喜歡聽的叫賣聲是蘇州城郊花農的一聲「阿要梔子花、白蘭花——」，柔糯而有韻味，不管是老嫗還是少女，那一聲典型的吳儂軟語和着初夏的暖風，熏人欲醉，令人欲醉的還有她們提的花籃裡透出的陣陣花的馥郁，尤其是狀如小玉蘭的白蘭花，更是濃香撲鼻，化也化不開。

蘇州自古以來就是一大「花都」，城西虎丘一帶家家種花伺花，你若去名勝虎丘遊覽，處處可見花房和花市，故而清人顧鐵卿在《清嘉錄》中有這樣的形容：「吳趨自古說清嘉，土物真堪紀歲華。一種生涯天下絕，虎丘不斷四時花。」在虎丘不斷的「四時花」中，初夏的白蘭花是最為出挑的一款。

白蘭花之香極是濃郁，姑且稱之謂「武香」吧，與玫瑰、梅花或茉莉之類的「文香」不同。蘇州人是喜歡「文香」的，但對「武香」之白蘭花絕不排斥。在白蘭花應市的季節裡，女子無論老少皆喜歡在自己的衣襟上綴上一兩朵，其色素雅，其形精緻，其香則是恰到好處，若綴得太多，便有刺鼻鑽心之感了。乃知凡事皆宜適度。蘇州的女子除了以白蘭花作衣飾外，還將此花作帳飾，在帳門上綴上一兩朵，既好看，亦好聞，據說還有驅蚊之功效。倘若花枯謝了，也不馬上扔棄，而是聚集着包在手帕裡，放在枕頭邊上，也能受用上幾天呢。

我兒時看到姐姐妹妹們買白蘭花、綴白蘭花是很熱衷的，卻不敢明目張膽去買、去綴，怕同伴們嗤笑「娘娘腔」。我只能站在綴白蘭花女子的下風處，聞那一股股扇來的沁人心脾的花香。我自然是不便去觀賞的，因為去賞那花，便有了偷看女人之嫌，好在那花易謝，姐妹們多半棄了，我便取那枯謝之花放在鉛筆盒裡聊賞殘香，有時也會偷偷買上一兩朵放在鉛筆盒裡，看着，聞着，直到它香消玉殞。

我與白蘭花結緣較深的是婚後有了女兒的那段日子。那時請了位名叫玉梅的少女做「抱小囡娘姨」，玉梅即是蘇州虎丘山下花農家的女兒。從前江南一帶，唯「蘇州娘姨」最為出名，蘇州郊區的女人長得秀氣、說話軟糯、脾氣溫潤、手腳麻利，此所以最受歡迎，上海有錢人家最中意僱的就是「蘇州娘姨」。無錫泥人博物館有

大量百年前的「蘇州娘姨」（多半為「抱小囡娘姨」）的泥塑，便是例證。我們請的玉梅姑娘當然不會被當作舊時的「抱小囡娘姨」去看待，我和妻子都把她視為自己的妹子，她也把我們當作大哥哥，相處得甚是融洽。玉梅既是花農家的女兒，便離不開花事，每次回家，都會捎來許多香花，自己身上也會綴上許多香花，整個就是一位芳香的小天使，而其中白蘭花是排首位的。她從自家歸來，真是個芳香的節日啊，我們會將她捎來的白蘭花之類贈送給單位同事和左鄰右舍，讓大家同享這芳香的盛宴。

斗轉星移，數十年過去了。如今，每逢白蘭花應市的季節，我依然會尋尋覓覓，尋找它的芳蹤。惜乎雖在江南，這白蘭花卻是日見稀少了，難得聽到一聲「阿要梔子花、白蘭花——」的叫賣聲，我會循聲找去，儘管肯定是一位有些年紀的婦人，也會兀自感動上好一會兒，我甚至會恍惚覺得，那說不定就是當年的玉梅姑娘呢。

有一次，我打車，甫上車就聞到一陣太過熟悉的白蘭花的芳香。一看，果真那出租車的車窗後掛着兩朵潔白的白蘭花，含苞欲放的樣子，煞是惹人喜愛。再一看一聽，開車的是個五大三粗、鬍子拉碴的北方漢子，恰與精緻嬌小的白蘭花形成鮮明的對照。那漢子看我對白蘭花感興趣，便樂呵呵地說道：「江南好，江南有白蘭花呀，掛在車上，比什麼清醒劑、芳香劑都管用，還綠色生態、便宜實惠，一塊錢能掛兩天，我享受、乘客同樣享受哩。」

我然其言，直誇他識貨、懂得享受生活。車子啟動，車窗外的暖風吹拂，白蘭花輕輕晃動着，那一股香直透我的五臟六腑……



白蘭花之香極是濃郁。 網上圖片